

四书五经

下

蒋介石一生最推崇的书

孔子等著

孔子之思想乃解

最新图文版
中华传世藏书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四书五经 (下)

蒋介石一生最推崇的书

孔子等著

佛子云
松易の思居より解知

最新图文版
中华传世藏书

闵 公

闵公元年

【经】

元年春，王正月。

齐人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季子来归。

冬，齐仲孙来。

【传】

元年春，不书即位，乱故也。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请复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夏六月，葬庄公，乱故，是以缓。

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来归，”嘉之也。

冬，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亦嘉之也。

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曰：“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

周礼。周礼，所以本也。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而后枝叶从之。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亲有礼，因重固，间携贰，覆昏乱，霸王之器也。”

晋侯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

士蒍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为之极，又焉得立。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暇，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太子，其无晋乎！”

卜偃曰：“毕万之后必大。万，盈数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赏，天启之矣。天子曰兆民，诸侯曰万民。今名之大，以从盈数，其必有众。”

初，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覆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译文】

鲁闵公元年春天，《春秋》没有记载闵公即位，是因为国内动乱不能举行仪式。

狄人攻打邢国。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之人犹如豺狼一样，贪得无厌，而中原各诸侯国之间则要互相亲近，彼此不能抛弃。安逸享乐有如毒药，不可贪恋。《诗经》说：“难道不想回去，只是害怕这告急文书。”竹简上的告急文字，就告诉我们要同仇敌忾，患难与共。因此请君王答应邢国的要求，前去救援。”于是齐国出兵救援邢国。

夏天六月，鲁国安葬了庄公。因为国内发生了动乱，才推迟下葬。

秋天八月，闵公和齐桓公在落姑结盟，请求齐国帮助让季友回国。齐桓公答应了，派人从陈国召回季友，闵公住在郎地等候。《春秋》记载“季子来归”，是表示对季友的赞许。

冬季，齐国的仲孙湫前来对鲁国发生的祸难表示慰问。《春秋》称他为“仲孙”，也是表示赞许他。

仲孙回国后对齐桓公说：“如果不想法除掉庆父这个人，鲁国的灾难就会没完没了。”桓公说：“怎样才能除掉他呢？”仲孙回答：“他不断地制造祸乱，也必将自取灭亡，您就等着瞧！”桓公说：“我们能不能趁此机会夺取鲁国呢？”仲孙说：“不行，鲁国目前还依据周礼行事。周礼是立国的根本。据我所知：一个国家将要灭亡的时候，就像大树倒下一样，必然是躯干先倒，而后枝叶才随之而倒落。鲁国没有丢弃周礼，我们不能对它轻举妄动。君王最好还是尽力消除鲁国的祸患，从而亲近它。亲近讲究礼仪的国家，依靠政权稳固的国家，离间内部涣散的国家，消灭昏庸动乱的国家，这才是称王称霸的策略。”

晋献公建立了两个军的队伍，献公亲率上军，太子申生率领下军。赵夙为献公驾车，毕万为车右，出兵灭掉了耿国、霍国和魏国。回国后，在曲沃为太子建造了城墙，把耿地赐给了赵夙，把魏地赐给了毕万，并封他们为大夫。

晋国的士蔑对此评论说：“看来太子将要被废黜了。把都城分给他，又给他以卿的地位统率下军，先把他推到了顶峰，还怎么能立为国君呢？与其等待祸患不如尽早逃走，以免罪过到来。做一个吴太伯这样的人不也可以吗？因为至少还能有一个好名声。而且俗话说：‘如果内心没有过失，又何患无家可归？’上天如果保佑太子，太子就不要在晋国再呆下去了！”

晋国大夫卜偃说：“毕万的后代一定能兴盛起来。万，是个满数；魏，是高大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开始赏赐，说明上天已经有所预示了。天子统治百万民众，被称为‘兆民’，诸侯统治上百万民众，被称为‘万民’。如今毕万拥有了高大，又有了一个满数，他必然会拥有大众。”

当初，毕万曾就在晋国做官是吉是凶做过占卜，得到屯卦变成比卦。辛廖预测说：“吉利。屯䷂表示坚固，比䷇表示进入，还有比这更大的吉利吗？因为将来一定能繁衍强盛起来。震卦变成了土，车跟随马，双脚停在这里，兄长抚养他，母亲保护他，大众归属他，这六条不变，就能招集民众而且根基稳固，能安抚百姓又能杀戮敌人，这是公侯的卦象。作为公侯的子孙，将来必定能象他的祖先一样，被封为诸侯。”

闵公二年

【经】

二年春，王正月，齐人迁阳。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

秋八月辛丑，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

公子庆父出奔莒。

冬，齐高子来盟。

十有二月，狄入卫。

郑弃其师。

【传】

二年春，虢公败犬戎于渭汭。舟之侨曰：“无德而禄，殃也。殃将至矣。”遂奔晋。

夏，吉禘于庄公，速也。

初，公傅夺卜鯨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鯨贼公于武闾。成季以僖公适邾。共仲奔富，乃入，立之。以赂求共仲于莒，莒人归之。”及密，使公子鱼请，不许。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声也。”乃缢。

闵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齐人立之。共仲通于哀姜，哀姜欲立之。闵公之死也，哀姜与知之，故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于夷，以其尸归，僖公请而葬之。

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为公室辅。季氏亡，则鲁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

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则告守曰：“不可待也。”夜与国人出。狄入卫，遂从之，又败诸河。

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生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许穆夫人。文公为卫之多患也，先适齐。及败，宋桓公逆诸河，宵济。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归公乘马，祭服五称，牛、羊、豕、鸡、狗皆三百，与门材。归夫人鱼轩，重锦三十两。

郑人恶高克，使帅师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师溃而归。高克奔陈。郑人人为之赋《清人》。

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里克谏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古之制也。夫帅师，专行谋，誓军旅，君与国政之所图也，非大子之事也。师在制命而已。稟命则不威，专命则不孝。故君之嗣适不可以帅师。君失其官，帅师不威，将焉用之。且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谁立焉。”不对而退。

见大子，大子曰：“吾其废乎？”对曰：“告之以临民，教之以军旅，不共是俱，何故废乎？且子惧不孝，无惧弗得立，修己而不责人，则免于难。”

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为右。梁余子养御罕夷，先丹木为右。羊舌大夫为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无愆，兵要远灾，亲以无灾，又何患焉！”狐突叹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今命以时卒，闕其事也；衣之或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闕之，或凉，冬，杀，金寒玦离，胡可恃也？虽欲勉之，狄可尽乎？”梁余子养曰：

“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赉于社，有常服矣。不获而或，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或奇无常，金玦不复，虽复何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尽敌而反’。敌可尽乎！虽尽敌，犹有内讧，不如违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违命不孝，弃事不忠，虽知其寒，恶不可取，子其死之。”

太子将战，狐突谏曰：“不可。昔辛伯谏周桓公云：‘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邇，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于难。今乱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图之，与其危身以速罪也。”

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属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僖之元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卫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授方任能。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译文】

鲁闵公二年春天，魏公在渭水流入黄河处打败了犬戎。舟之侨说：“无德而受禄，这是祸害。祸害将要到来。”于是他逃亡到了晋国。

夏天，鲁国为庄公举行了大祭。大祭的时间提前了。

当初，闵公的保傅强行夺取了卜齋的田地，闵公不加禁止。秋天八月二十四日，共仲即庆父让卜齋在武闕杀害了闵公。季友带着僖公跑到了邾国，待庆父逃亡到莒国后才回国，立了僖公为国君。并用财物向莒国换取庆父，莒国人让庆父回去。庆父到了密地，让公子鱼前去请求赦免。没有得到允许，公子鱼便哭着回去了。庆父远远听到哭声说：“这是公子鱼的哭声啊！”于是彻底绝望了，使自缢而死。

闵公是哀姜的妹妹叔姜的儿子，因此齐国人才立他为国君。庆父和哀姜私通，哀姜想立他为国君。闵公被害的时候，哀姜事先知道，因此她逃到了邾国。后来齐国人从郑国抓回哀姜，在夷地杀了她，然后把她的尸首归还给了鲁国。僖公请求齐国同意后将哀姜安葬。

季友快要出生时，桓公让卜楚丘的父亲占卜，他说：“这是男孩，他名叫友，将来在您之上，能成为鲁国大臣，公室的辅弼。如果季氏灭亡，

各国就不能昌盛。”又占筮，得到大有卦变成乾卦，他说：“这孩子将来尊贵如同父亲，受人敬重如同国君。”等到生下来，果然在手掌有一个“友”字图案，于是就以“友”起名。

冬季十二月，狄人讨伐卫国。卫懿公一向喜欢鹤，他养的鹤甚至乘坐大夫以上才乘坐的轩车。当卫国将要与狄人作战的时候，国都接受甲冑的人们都说：“让鹤去作战，鹤享有禄位，我们哪里能够作战呢？”懿公把佩玉赐给了石祁子，把箭赐给了宁庄子，让他们防守，说：“你们用这个帮助国家，怎样有利怎样做。”并把绣衣给了夫人，说：“你听这两个人的！”渠孔为懿公驾车，子伯为车右，黄夷为先锋，孔婴齐殿后，和狄人在荧泽交战，结果卫军大败，随后狄人灭亡了卫国。因为作战时懿公不让去掉自己的旗帜，所以败得很惨。狄人囚禁了史官华龙滑和礼孔，并继续追赶卫国人。这两个人说：“我们是太史，掌握着国家的祭记。如果不先回去，你们是得不到国都的。”于是狄人就先让他们回去。他们到达国都后，告诉守城的人：“不要抵抗了。”于是就在夜里和国都的人一起逃走了。狄人进入卫都后，又追了上去，在黄河边上打败了卫国人。

当初，卫惠公即位时还很年轻，齐国人让昭伯和宣姜通奸，昭伯不愿意，齐国人就强迫他干。后来就生了齐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和许穆夫人。因为卫国灾祸太多，文公先到了齐国。等到卫国打了败仗，宋桓公在黄河边上迎接打败的卫国人，夜里渡过黄河。卫国的遗民男女老少有七百三十人，加上共地、滕地的百姓共有五千人。于是立戴公为国君，寄住在曹邑。许穆夫人为此做了《载驰》一诗。齐桓公派公子无亏率领战车三百辆、甲士三千人守卫曹邑，并赠给戴公驾车的马匹，祭服五套，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头，以及做门户用的材料。赠给夫人用鲁皮装饰的车子和上等锦缎三十匹。

郑国人非常讨厌高克，让他率军住在黄河边上，很长时间没有召他回去。后来军队溃散，士兵纷纷逃回，高克便逃亡到了陈国。郑国人为高克做了《清人》一诗。

晋献公派太子申生攻打东山的皋落氏。里克劝阻说：“太子是掌管宗庙祭记、社稷大祭和国君早晚饮食的人，因此称为冢子。国君出外太子就受命守护国家，如果有人守护国家太子则跟随国君前往。随君在外叫抚

军，守护在内叫监国，这是古代制度。至于率军作战，在战场上做出专断谋划，对军队发号施令等，则是国君和正卿所应该考虑的，并非太子之事。领兵就要发布命令，而太子领兵，如果凡事都要禀报就会失去威严，如果自行决断发布命令，则又是不孝。所以国君的嫡子不能领兵作战。国君如果失去了任命官吏的准则，即使让太子率军也没有威严，何必这样做呢？而且我听说皋落氏正准备迎战。君王还是放弃成命吧！”献公说：“我有这么多儿子，还不知道将来要立谁为嗣君呢！”听到这话，里克没再说什么就退了下来。

里克见到太子，太子说：“我恐怕要被废黜了吧！”里克回答：“君王让您在曲沃管理百姓，又教您掌管军队熟悉军事，只是担心您不能完成任务，为什么会废您呢？而且您作为儿子，应该担心不孝，而不应担心不能被立为嗣君。努力完善自己而不是责备别人，就可以免于灾难。”

太子率军出征，献公让他穿上左右两色的衣服，佩带金玦。狐实驾御战车，先友为车右，梁余子养为罕夷驾御战车，先丹木为车右，羊舌大夫为军尉。先友说：“身穿国君衣服的一半，掌管着军事大权，看来成败在此一举了，您要努力啊！国君分出一半衣服给您并没有恶意，兵权在握又可以远离灾祸。那么既然国君对您如此亲近，您又没有灾祸，还担心什么呢？”狐实叹了口气说：“时令是事情的征兆；衣服是身份的标志；佩饰则是内心的旗帜。因此君王如果重视这件事，就应该在春夏时节发布命令，赐给衣服，其颜色应该纯正单一；想让人忠诚于自己，就要让他佩带合乎规定的饰物。如今到年底才发布命令，就是故意为了使事情不能顺利；赐给他杂色衣服，目的就在于疏远他；让他佩带玉玦，就表明要舍弃太子的表示。通过衣服来疏远他，利用时令来阻碍他；杂色，表明冷漠，冬天，意味着肃杀，金，表示寒冷，玦，暗示诀绝。这怎么能靠得住呢？即使要尽力而为，狄人能消灭干净吗？”梁余子养说：“率领军队的人要在太庙中接受命令，在祭祀土地神之处接受祭肉，并且还要有规定的衣服。如今规定的衣服没有得到，得到的却是杂色衣服，国君命令的意图也很明显。即使死了以后也还要落个不孝的罪名。我看不如逃跑吧！”罕夷说：“杂色衣服不合常规，金玦表示不让再回来。这样的话，即使回来还有什么用？看来国君已经别有用心了。”先丹木说：“这样的衣服，疯狂之人也不会去穿

的。国君说‘消灭完了敌人再回来’。敌人难道能消灭完吗？话说回来，即使敌人被消灭完了，也还有内部小人的谗言，还不如趁早离开这里。”狐突想走，羊舌大夫说：“不行。违背君命就是不孝，放弃职守就是不忠。虽然我们己经感觉到了国君的寒冷之心，也不能不孝不忠。您还是为此而死吧！”

太子准备作战，狐突劝阻说：“不行，从前辛伯曾力劝周桓公说：‘姬妾与王后等同，宠臣与正卿并重，庶子与嫡子相匹敌，大城和国都一个样，这就是祸乱的根源。’周公不听，因此后来遭到祸患。如今祸乱的根源已经形成，您还能被立为嗣君吗？与其作战危及自身，加速祸患到来，还不如竭尽孝道以安定百姓。您还是好好权衡吧！”

成风听到成季出生时占卜的卦辞后，就要和他结交，并且把僖公托付给他，所以后来成季立了僖公为国君。

僖公元年，齐桓公把邢国迁到夷仪。二年，又把卫国封在楚丘。邢国人迁居后感到好像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国土，卫国人也忘记了自己己被灭亡。

卫文公穿着粗布衣服，戴着粗布帽子，致力于生产，教导百姓务农，疏通便利商贩，帮助百工，重视教化，劝勉求学，向臣下传授为官之道，任用有才能之人。在鲁僖公元年，只有战车三十辆，到了鲁僖公后期，竟然有了三百辆。

僖 公

僖公元年

【经】

元年春，王正月。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

夏六月，邢迁于夷仪。

齐师、宋师、曹师城邢。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

楚人伐郑。

八月，公会齐侯、宋公、郑伯、曹伯、邾人于柎。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师于郚，获莒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

【传】

元年春，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复人。不书，讳之也。讳国恶，礼也。

诸侯救邢，邢人溃，出奔师。师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迁之，师无私焉。

夏，邢迁于夷仪，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

秋，楚人伐郑，郑即齐故也。盟于柎，谋救郑也。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虚丘之戎将归者也。

冬，莒人来求赂。公子友败诸郚，获莒子之弟掣。非卿也，嘉获之

也，公赐季友汶阳之田及费。

夫人民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

【译文】

鲁僖公元年春天，《春秋》没有记载僖公即位，是因为此时僖公正出奔在外。对僖公的出奔及回国，《春秋》均不加记载，这是出于避讳。隐讳国家的丑事，是合乎礼制的。

齐桓公、宋桓公、曹昭公等诸侯亲自率军救援邢国。结果邢军纷纷溃散，士兵逃入诸侯的军队里。诸侯的军队赶走了狄人，把邢国的器物财货都装到车上，然后让他们迁走，军队没有私取任何财物。

夏天，邢国迁到夷仪。诸侯为邢国建造了都城，这是帮助他们解救患难。凡是诸侯领袖，解救患难，分担灾祸，讨伐罪人，都是合于礼制的。

秋天，楚国人攻打郑国，是因为郑国亲近了齐国。僖公和齐桓公、宋桓公、郑文公、曹昭公、邾人在亳地结盟，策划救援郑国一事。

九月，僖公率军在偃地打败了邾国军队，邾国的这支军队是戍守在虚丘准备撤回的军队。

冬天，莒国因归还庆父一事，前来求取财货。公子友在郕地打败了他们，俘获了莒子的弟弟挐。莒挐并不是卿，但《春秋》记载“获莒挐”，是赞扬公子友擒获他的功劳。僖公为此把汶阳的田地和费地赐给了公子友。

庄公夫人哀姜的灵柩从齐国运来。君子认为齐国人杀死哀姜做得太过分了，因为妇女出嫁后，就要听从夫家的，哀姜在夫家有罪，不应由娘家来惩治。

僖公二年

【经】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师、晋师灭下阳。

秋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贯。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郑。

【传】

二年春，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焉。不书所会，后也。

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与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对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冀为不道，入自颠軫，伐郟三门。冀之既病，则亦唯君故。今虢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请假道，以请罪于虢。”虞公许之，且请先伐虢。宫之奇谏，不听，遂起师。夏，晋里克、荀息帅师会虞师，伐虢，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

秋，盟于贯，服江、黄也。

齐寺人貂始漏师于多鱼。

虢公败戎于桑田。晋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阳不惧，而又有功，是天夺之鉴，而益其疾也。必易晋而不抚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冬，楚人伐郑，斗章囚郑聃伯。

【译文】

鲁僖公二年春天，诸侯在楚丘筑城后把卫国封在那里。《春秋》没有记载诸侯会见一事，是因为僖公迟到了。

晋国的荀息建议以屈地出产的马匹和垂棘出产的玉璧为代价向虞国借道讨伐虢国。晋献公说：“这两种东西可是我的宝贝啊！”荀息回答说：“如果能向虞国借了道，这些东西放到虞国，就好像放在我国的外面仓库里一样。”献公说：“虞国有宫之奇在那里啊。”荀息回答说：“宫之奇的为人一向是懦弱而不能力谏，而且从小就和虞国国君在一起长大，虞君对他非常亲近，即使宫之奇进谏，虞君也不会听。”于是献公就派荀息前往虞国借道。荀息对虞国人说：“昔日冀国无道，无故从颠衿入侵，围攻贵国郑邑的三面城门。我国攻打冀国，从而使其受到打击，也是为了君王，并非为我们自己。现在虢国无道，在旅馆客舍里筑起了碉堡，用以攻打我国的南部边境。因此特地请求贵国能够借路，以便让我们前往虢国兴师问罪。”虞公就答应了，并且请求自己先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阻，虞公不听，随后就发兵攻打虢国。夏季，晋国的里克、荀息领兵会同虞军，攻打虢国，灭亡了下阳。《春秋》记载此事时把虞国写在前面，是因为虞国接受了晋国的贿赂。

秋天，齐桓公、宋桓公和江国、黄国的国君在责地结盟。因为江、黄两国已经归顺了齐国。

齐国的寺人貂在多鱼一地开始泄漏军事机密。

魏公在桑地打败了戎人。晋国的卜偃说：“虢国定将灭亡，被灭掉了下阳还不害怕，反而又出兵征战。这是上天故意夺去了它们的镜子，使其见不到自己的丑恶，从而加重它们的罪恶！这样它必定会轻视晋国而不爱护百姓。它难以坚持五年。”

冬季，楚国人攻打郑国，楚大夫斗章囚禁了郑国的聘伯。

僖公三年

【经】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六月，雨。

秋，齐侯、宋公、江人、黄人会于阳谷。

冬，公子友如齐莅盟。

楚人伐郑。

【传】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

秋，会于阳谷，谋伐楚也。

齐侯为阳谷之会，来寻盟。冬，公子友如齐莅盟。

楚人伐郑，郑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齐方勤我，弃德不祥。”

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圉，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

【译文】

鲁僖公三年春天，鲁国一直没有下雨，直到六月才下雨。从十月开始又不下雨，直到第二年五月。《春秋》记载只说“不雨”，没说旱。这是因为没有造成灾害。

秋季，齐桓公、宋桓公、江国国君、黄国国君在阳谷会见，谋划讨伐楚国。

齐桓公为阳谷盟会一事前来鲁国重温旧好。冬季，公子友到齐国参加盟会。

楚军攻打郑国，郑文公打算和楚国求和，孔叔不同意。他说：“齐国现在正在为援救我国而奔忙，抛弃他们的恩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齐桓公和夫人蔡姬在园林中乘船游玩，蔡姬摇动船身，使桓公左右晃动。桓公非常害怕，脸色都变了，急忙让她停下，但蔡姬不听。桓公发怒，就把她送回了蔡国。但没有和蔡国断绝关系。不久，蔡国又把蔡姬改嫁到了别国。

僖公四年

【经】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陟。

夏，许男新臣卒。

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

齐人执陈轅涛涂。

秋，及江人、黄人伐陈。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许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孙北帅师会齐人、宋人、卫人、郑人、许人、曹人侵陈。

【传】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